

統，同時亦勿因避免帝國主義的嫌疑，而永遠不敢採取當仁不讓的作風，以致自我束縛，無法貫徹政策上的目的。在三十年東西冷戰中，美國之所以由優勢變為劣勢，由有利變為不利，卒致造成今天的情形，無疑的乃是「抱着金飯碗討飯吃」的結果。因此，美國今後如再不改弦更張，放棄「談判謀和」與「消極圍堵」的老調，則不但自由國家有被共黨蠶食鯨吞的危機，即美

# 埃及與俄毛的關係及其展望

石樂三

## 一 前言

自從埃及三月十四日斷然廢棄俄友好合作條約之後，國際輿論爲之驚駭！而反應最敏者與諷刺最深者是毛共。

匪新華社於三月十五日述評中指出：埃及廢除埃俄「友好合作條約」是蘇聯霸權主義在埃及的破產，是埃及人民反霸鬥爭的重大勝利。蘇修的所謂「友好」、「合作」，只不過是控制和擴張的代名詞，統統都是騙人的鬼話！在埃及宣佈廢止這項條約的同時，毛共就以三十具米格機引擎，連同若干飛機零件，無償致送埃及，並不附帶任何條件。緊接着，毛共展開笑臉外交，邀請埃及副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前來北平訪問。

於是，穆巴拉克率領一個卅六人龐大訪問團於四月十七日抵達中國大陸，二十日會晤毛澤東，廿一日雙方簽署一項軍事議定書（Military protocol），其內容要點包括：①

- 毛共供給埃及米格機引擎，零件及其他若干新武器。
- 毛共派遣若干軍事技術人員前往埃及協助修理米格機。
- 毛共提供埃及價值五千萬美元各種工業零用之戰略物資。（觀察家認爲，戰略物資中可能包括核子武器裝備在內）

國本身的安全亦難永保。目前共產國家方內憂重重，若美國而能對共產鐵幕以內之革命抗暴運動，採取積極而有效之支援，其對共產國家之打擊，當遠較在鐵幕外與其周旋之效果爲大。可見吾人欲打破共產鐵幕，促其崩潰，固不必有賴于核子戰爭，要在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完）

（六十五年四月十日完稿）

——雙方本年增加百分之四十貿易額爲六億美元。（一九七五年貿易額爲四億三千萬美元。）

除此以外，毛共於四月十四日貸款埃及一百萬美元，作爲興建造磚廠之用。

蘇俄四月廿三日「消息報」爲文，指責埃及副總統穆巴拉克的訪問北平，是「協調反蘇運動的共同步調」，有意製造「當以色列侵略威脅現實化的當中，蘇俄將阿拉伯人民放置於無武器狀態下的印象」。蘇俄並譏笑此項援助是象徵性。

當此埃俄關係瀕臨破裂邊緣之際，毛共竟乘機插入，使埃、俄、毛三角關係趨於複雜，究竟其中真象如何？未來的演變又將如何？本文就此加以分析。

## 二 埃俄關係的演變

人所共知的，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是個大國，在第三世界中亦是舉足輕重的。因此，它就成爲俄、毛共在中東滲透的中心地區了。

自埃及一九五二年七月革命後，以納瑟爲首的青年軍官團一舉推翻了法魯克王權（Farouk Kingdom），不久又篡奪了納吉布政權（Nagib Regime

），納瑟便登上了總統的寶座，一直到了一九七〇年逝世為止。

當納瑟秉政之初，就曾倡議恢復阿拉伯民族主義，標榜社會主義路線，前者是以驅逐英國帝國主義之殘餘勢力為號召，後者則以消滅資本主義而達成平均財富為鵠的。

在蘇聯的慫恿下，埃及自一九五〇年代開始，就曾走向了親俄路線。莫斯科於一九五五年曾對埃及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於是引起華府的不滿，而將美國一手所擬訂的興建阿斯灣水壩（Aswan Dam）計劃撤消，結果使蘇俄乘機而入，竟然獨自承攬了這座大壩的工程。

迄至一九五八年運河戰爭爆發後，美俄兩國曾出面干預，迫使英、法、以三國聯軍先後撤退，但當時華盛頓方面並未能把握爭取埃及的最後契機，反而坐視納瑟更緊密地投入了莫斯科的一邊。

埃及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戰爭中雖遭慘敗，但在軍事與外交上都必需依賴蘇俄的支助，故依然不能脫離克里姆林宮的羈絆。一九七〇年沙達特繼任埃及總統後，曾矢志對國家有所作為，並揚言一九七一年是中東和戰之決定年。

沙達特這項警語的目的，是在敦促兩超級強國儘早解決中東問題，否則埃及勢將被迫以武力收復失土。但莫斯科非但不為所動，且與華盛頓協調一致，雙方在中東仍繼續採取「不戰不和」策略。莫斯科爲了貫徹這項策略，對埃及僅提供防禦性的武器，使其不敢對以色列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沙達特在忍無可忍情形下，遂於一九七三年十月挑起了另一場中東戰爭。

自十月戰爭以來，蘇俄一直未曾遵守埃俄友好合作條約的規定，對埃及提供所急需之武器，補給物資和備用零件等。相反地，敘利亞却從蘇俄方面取得它所需要的軍事裝備。埃及甚至曾設法想從印度取得亟需的米格機零件，而印度表示樂意供應，但依照印俄協議，須先獲蘇方的認可。印度在向蘇俄徵求同意中，足足四個月，才收到莫斯科的「否定」答復。

埃及鑒於此項條約「名存實亡」，遂於三月十四日毅然予以廢棄；接着埃及政府下令限蘇俄軍艦於四月十六日撤出亞歷山大港。蘇俄五艘艦隻已遭限撤離，但美國第六艦隊船隻則在塞得港及亞歷山大港受到歡迎。②

至此埃俄廿年來的友好關係，已達於最低潮了！

埃及與俄毛的關係及其展望

## 三 埃毛關係的演變

毛共滲入中東地區亦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在中東首先承認毛共政權的是以色列。但在阿拉伯世界中與毛共建交最早的是埃及，最遲的是黎巴嫩。到目前爲止，除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利比亞及波斯灣各石油小王國之外，其他阿拉伯國家都已先後給予毛共的承認。

毛共對阿拉伯國家的滲透最活躍時期，是在一九五五到一九六五年之間。在此期間，周恩來曾兩度赴北非阿拉伯國家訪問。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毛共對中東已停止一切活動，而所有毛共在中東的使節，一律予以召回。

一九六九年四月毛共召開所謂「九大大會」之後，始改變其對外政策，積極爭取與國，以謀求緩和其對外姿態，而圖改善其在國際間所形成的孤立地位。

毛共當時在中東採取的策略，無非想利用以、阿紛爭，從中煽惑，以圖製造中東動亂的擴大；同時亦會利用「巴解」組織（PLO）發動暴亂，一方面可自親西方的阿拉伯國家奪取領導權，另一方面可在三角鬥爭中孤立美俄在中東的優越地位。

毛共向中東輸出其所謂「革命外交」路線，大致可分爲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五六——一九六五年時期：當一九五五年亞非團結會議（Afro-Asian Solidarity Conference）在萬隆揭幕時，周恩來曾向大會發表一次煽惑性的演說稱：「中國大陸人民願對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及突尼西亞爲了爭取自決與獨立鬥爭予以同情及全力支持。」

於是，此一地區就變成了毛共爭取的對象，因爲它是最早與法國殖民主義展開解放鬥爭，同時亦是左傾革命份子的活動根據地。

正當一九五六年蘇彝士運河危機之際，毛共曾堅決要求英法帝國主義者立即停止對埃及的侵略。當時毛共更願提供二千八百名志願軍赴埃及助戰，但被納瑟所拒絕。然而在毛共誘惑下，埃及終於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六日與毛共「建立外交關係」，成爲阿拉伯國家第一個與毛共勾結的國家。

但自一九五八年埃及敘利亞合併爲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阿聯）後，納瑟

與毛共曾發生重大的裂隙，因為敘利亞共產黨被解散之後，引起了敘共首領巴克達什（Khaled Bakdash）之憤怒，而對納瑟加以猛烈攻擊，並斥責納瑟使用法西斯主義的手法，對「阿聯」的全體人民肆加壓力。

納瑟認為巴克達什的這項辱罵，完全出自毛共的背景，故隨即下令將「阿聯」駐北平代辦召回，同時將毛共在開羅設立的所謂「文化中心」封閉，一直到了一九六〇年二月始行恢復。

一九六五年三月，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所召開的第二屆亞非團結會議，由於毛共與俄共代表在會場發生衝突，使會議中途停頓而影響了亞非國家之間的合作。周恩來為了進一步拉攏納瑟，曾於一九六五年三訪開羅，隨後他亦前往大馬士革與敘利亞復興黨領袖會談，當時因敘利亞已脫離「阿聯」，故引起了納瑟的猜疑，而對周恩來大肆抨擊。

納瑟就利用俄、毛共之間的矛盾，遂於周恩來訪埃兩個月之後訪問莫斯科，他曾向克宮提出一項興建阿斯灣水壩計劃，作為支持俄共參加未來亞非團結會議的交換條件，結果竟獲俄共的首肯。赫魯雪夫在答訪開羅時，曾同意以十億美元軍援、五億美元經援及二億七千九百萬美元五年長期貸款，合計十七億九千九百萬美元貸與埃及，因而後來得以抵制毛共控制亞非團結會議的企圖。③這是毛共在中東遭到了嚴重的挫折。

第二階段——一九六九年迄今：自文化大革命結束及「九大」召開之後，毛共對外政策顯然有了急劇的轉變，駐在中東的毛共「使節」相繼返回任所。

毛共與埃及關係，亦在逐漸恢復之中。例如，埃及國會議長邵卡爾（Mohamad Labib Sausair）曾於一九七一年一月間率團訪問北平，其訪問目的在爭取主動外交，以說服毛共改變其在中東鼓動戰爭態度，來支持埃及進行中東和平談判的立場。

又如埃及半官方的金字塔報前總編輯海克爾（Mohamad Heikal），曾於一九七三年一月間訪問北平，歸途中對記者發表談話稱，埃及正鼓勵北平對中東問題發生興趣；而毛共也正需要與阿拉伯世界達成更好的了解，並熱望與埃及加強關係。

如今，毛共又想利用埃及與俄共交惡的機會，從中漁利，以期達成取代俄共在中東地位之野心。

## 四 埃毛簽署軍事議定書的因素

這次毛共與埃及所簽訂的軍事議定書，無疑是含有重大的意義。但雙方的動機與目的，是迥然不同的：毛共是想藉此達成其統戰的目的，而埃及則在亟需米格機零件情形下簽署這項文件。換言之，前者的目的是純屬政治性的，後者是偏於軍事性的。

毛共簽此議定書的主要因素不外：

第一、掩飾毛共日益加劇的暴亂弱點：自北平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中國大陸普遍發生反毛的鬥爭，而人民武裝叛亂行動亦在層出不窮之中。毛共為了掩飾其內部的不安，對外始採取政治攻勢，企圖轉移國際的視線，並可藉此對內施加壓力，用整肅及各種不同手段，進行鎮壓大陸各地反毛活動的擴大。毛共這次對埃及提供飛機零件及軍事裝備，即其混淆國際聽聞的有力證明。

第二、對莫斯科採取報復行為：毛共在埃及與俄共鬥爭中，由於軍事和經濟力量的懸殊，毛共是永遠落在俄共後邊的。但毛共往往利用俄共的弱點進行宣傳攻勢，其所採取的策略是變幻莫測的，有時把美俄連在一起攻擊，也有時作個別的猛烈攻擊，而且毛共所引證的抨擊理由，大都是揣摩阿拉伯人的心理，亦即所謂「心理戰術」。

例如，前年十月廿四日新華社在論及中東十月戰爭時，指責：「蘇聯與美國一直背着阿拉伯人民的利益，「狼狽為奸」，「共謀撲滅此一正義戰爭的熊熊烈火。」④毛共駐安理會代表亦曾指摘美俄說：「美帝與蘇修都是站在以色列的一邊，因為美帝供應以色列武器來屠殺阿拉伯人，而蘇修則遣返猶太人來增強以色列的戰力，故兩國手段不同，其目的則一。」

又如：毛共於一九七一年五月三日曾在一家親毛的貝魯特報紙（Al Da stour）刊登一篇文章中指出，「蘇聯技術人員在興建阿斯灣水壩工程中犯了嚴重的錯誤，因為水壩中發生了龜裂現象，而使壩中的納瑟湖（Lake of Nassar）寄生了吸血蟲，此類蟲子有害於湖中的魚類生命。」當時在埃及亦發現了此類的傳單，開羅政府及人民都不予理會，但却給俄共一個精神上的打擊。

第三、設法挽回在中東的頹勢：毛共在中東的滲透活動中，曾經遭到兩次最大的失敗：一是捲入一九七〇年九月的約旦內戰，當內戰觸發時，所有駐在約旦境內的巴勒斯坦游擊隊都參加了這場血戰，其中顯然有毛共的背景。據「巴解」組織中「法塔」(Al Fatah)第二號人物哈利夫(Salah Khalef)當時在貝魯特公開告訴記者說：「毛共是巴游的主要國際友人，『法塔』將仰賴北平更多的武器支援。」當然另外兩個親毛派的馬克斯主義「巴勒斯坦人民解放組織」(PFLP)及「巴勒斯坦人民民主解放陣線」(PFDLP)亦都早就作過這樣的主張了。」⑤另是毛共協助奧曼佐發爾省(Dhofar in Oman)的武裝叛亂，自一九六八年開始，毛共即曾支持此一暴亂的擴大，當時就有若干佐發爾的飛行員及一夥重要軍事幹部赴中國大陸接受訓練⑦。更重要的，毛共也曾派遣軍事人員直接參加叛亂行列，毛共指揮作戰的大本營就設在南葉門首都—亞丁。但近年以來，由於伊朗直接介入奧曼內戰，協助政府軍對叛軍作戰，終於獲得了軍事勝利，佐發爾叛軍紛紛投降。這些都無異給予毛共的莫大打擊。

埃及所以急於簽署此一文件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認定毛共有力供應俄製武器零件：埃及的武器系統，除部份新購法製幻象機外，幾乎完全由蘇俄所提供。但自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後，蘇俄已逐漸減少或中止供應。而且到了今年二月蘇俄曾通知埃及，莫斯科將不再檢修廿一型米格噴射戰鬥機引擎，致使埃及所使用的此類飛機，數月之內將陷於無法起飛地步。埃及認定只有印度或毛共可以大量供應米格機引擎和零件，但印度之門因蘇俄反對而被關閉，目前唯有向毛共尋求援助之一途。而毛共素感過去蘇俄嚴密控制埃及，苦於在阿拉伯集團無法與蘇俄相抗衡，今見埃及轉向，不會放棄千載一時機會，故對埃及展開了廿年前納塞承認毛共以來所罕有的「新結合」。

第二、對蘇俄含有刺激作用：埃及自毛共獲取米格機零件及戰略物資的供應，從表面看純屬軍事性質，但實際上亦帶有政治性的作用。埃及雖片面廢除對俄友好條約，但兩國實質關係依然存在，而沙達特總統在五·一勞動節發表演說時表示，「埃及不願昇高對克里姆林宮的歧見，並希望兩國關係總有一天會恢復正常的。」⑦又如五月一日開羅報章在第一版報導，蘇俄對埃及作戰部長加瑪西將軍到莫斯科參加蘇俄國防部長格里齊科的葬禮表示感

埃及與俄毛的關係及其展望

謝。⑧這兩件事顯示俄埃關係有轉好的跡象，無疑地，這是受到毛共對埃及提供飛機零件的影響。

## 五 俄對埃展開笑臉外交攻勢

當沙達特發表五·一勞動節演說之後，立刻獲得了莫斯科的反響，蘇俄駐開羅大使包里克夫(Vladimir Polyakov)就展開笑臉外交，頻頻與埃及外交官員接觸，且與埃及外長法米及作戰部長賈瑪西將軍數度會談，顯然是想努力改善莫斯科與開羅的關係。而包里克夫與賈瑪西的會晤，使開羅觀察家們認為，莫斯科可能重新考慮供應軍事武器或至少重要零件給埃及的立場；而開羅半官方金字塔報且認為，莫斯科已允恢復對埃及的武器零件供應。⑨

稍早之前，埃及貿易部長應邀率團訪俄，並與俄貿易部長伯特利切夫舉行會談，而於四月廿八日雙方簽訂一項價值五億八千四百萬美元之貿易協定，這項協定係於去年十二月間在開羅草擬的，嗣因兩國關係惡化而遭兩度擱淺，遲至今日蘇俄始允簽訂。⑩此外，一個蘇俄代表團將於下(六)月前往開羅簽訂一項計劃中的五年商務協定。⑪

蘇俄同意簽訂這項貿易協定，顯然急欲謀求改善其與埃及關係，同時亦可能恢復其對埃及部份的軍事援助，至少飛機零件的供應，其理由是：

一、恢復蘇俄在中東的影響力：埃及廢除埃俄友好條約之後，跟着下令蘇俄海軍艦隻限期撤離塞得(Said)·亞力山大(Alexandria)及麥特魯(Matruh)三大港口，使蘇俄在埃及幾無立锥之地。同時蘇俄在南北葉門勢力亦在動搖之中：在南葉門，蘇俄有一個海軍基地和一個飛機場，並且有二千到五千俄國人擔任訓練軍隊，維護軍事裝備，以及從事防守基地及機場的任務。但南葉門的經濟力量非常薄弱，僅靠英國人在小亞丁(Litree Aden)經營的煉油廠每年收益一千萬美元，實難維持此一貧困國家的生存。沙烏地阿拉伯已與南葉門建立邦交，並願提供南葉門巨額援助，使其脫離莫斯科的羈絆。南葉門馬克斯政府總統阿里(Saleh Robaya Ali)在此一誘惑下，曾下令將「蘇俄文化中心」關閉，以表示接受沙國的援助條件。⑫在北葉門，蘇俄亦同樣遭到外來的更大阻力，使其勢力有被擠除的可能。蘇俄與北葉門關

係，已逾廿年的歷史，蘇俄曾提供軍事及經濟援助，早將北葉門納入其勢力範圍。今年四月間沙烏地阿拉伯國防部長蘇丹親王(Prince Sultan b. Abdul Aziz)訪問北葉門首都薩納(Sana)時，曾與北葉門元首哈姆迪(Ibrahim Mohamed al-Hamdi)會談，達成一項秘密協定，沙國同意在五年內提供五億美元購買美製武器，以替換北葉門原來所使用的俄製軍備。⑭沙國運用其石油力量，來終止蘇俄在具有戰略性的阿拉伯半島上的影響力，使蘇俄不得不考慮對埃及恢復經濟甚至軍事關係。

二、毛共乘虛而入愈使蘇俄不安：毛共在埃俄條約甫廢除之後，即首先以三十具米格引擎及零件贈與埃及；繼則與埃及簽訂軍事協定，以解除蘇俄終止對埃及武器零件供應的危機，毛共的此項行動，實非蘇俄始料所及。更令蘇俄疑懼者，毛共很可能取代過去蘇俄在埃及的地位，而成爲埃及在軍火方面的最主要的供應者；同時毛共認爲，開羅與莫斯科關係的破裂，是蘇俄霸權主義在埃及的破產，亦是毛共在非洲和第三世界與蘇俄對抗中所取得外交上的重大勝利。今日毛共竟乘虛而入，愈使蘇俄惴惴不安，而愈有與埃及及修好之必要。

## 六 未來之可能發展

當埃俄關係發生劇變之後，埃及政府就採取了兩大措施：

第一、沙達特總統訪問西德、法、義、南、奧五國。

第二、埃及副總統穆巴拉克率團前往北平訪問。

沙達特訪歐的目的，顯然是搜購武器及求取經濟援助，曾獲得滿意的結果，而法國已允簽訂長期供應武器協定，更是特別的收獲。至于穆巴拉克中國大陸之行，雙方達成了一項軍事協定，非但使埃及的軍機零件問題獲得解決，同時亦使埃及得到一些工業所需之戰略物資。

然而埃及所希望求取者，絕非僅是一些飛機零件，而是一全套的最新式的武器系統，否則，就無法替換埃及現在所使用的俄製武器。在經濟方面，埃及及爲復員所需要的龐大經費，亦絕非西方少數國家所能負擔的，而必須仰賴自由世界特別是阿拉伯油元的援助。

從短程看，埃及未來在與俄、毛共三角關係中，可能盡量保持某種程度

的「均衡」政策，以適應其中東所處的困境。

對俄共方面，埃及不僅向蘇俄要求繼續供應武器零件，而且亦將要求補足埃及在十月中東戰爭中所損失的武器，以及給予更多的新武器的援助。在經濟方面，除了加強雙方的貿易關係外，埃及將一面要求莫斯科延緩償還所欠之四十億美元之債務，一面要求莫斯科繼續對埃及提供經濟援助。

對毛共方面：不論埃及與俄共關係如何改善，埃及勢將依照埃毛軍事協定，繼續接受毛共所提供包括零件在內的武器供應，亦可能增強雙方貿易的往來。但以毛共與俄共的實力相較，毛共要想在埃及代替俄共的地位，可以斷言是不可能的。

從長程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欲求鞏固它的國防，毫無疑問地，必需統一它的武器系統。在中東，以色列已擁有一套美國所裝備的完善武器系統，沙烏地阿拉伯亦有一套以美國爲主的新武器系統，而埃及幾乎完全採用蘇俄的武器系統，所以蘇俄突然停止供應武器，埃及則立感束手無策。

就目前情勢而言，埃及無論在軍事或經濟方面，似有逐漸走向西方陣容的趨勢。

在軍事方面，去年埃及總統沙達特應邀訪美時，兩國關係曾有突破性的發展；接着又一度訪英兩度訪法，獲得了一系列的成就。美國已正式提議以最新式(C-130型)六架軍用運輸機售予埃及，英國已允提供十億美元的新式武器，而與法國之間的軍火談判已接近完成階段，不久將在開羅正式簽訂協定。

除此以外，沙達特總統說，他將有權要求華府給予埃及防禦性武器，其中包括噴射戰鬥機，反坦克飛彈及其他武器，因爲埃及已與蘇俄決裂，蘇俄並切斷對埃及之武器供應。

在經濟方面，蘇彝士運河的重行開放，得力於美國技術上和財政上的支援頗多。據美國財政部長西蒙(Wm. Scimon)透露說⑮：美國政府在一九七六年會計年度援外法案中對埃及特別撥款額爲九億四千萬美元，一九七七年度九億一千五百萬元。(按：一九七六年會計年度自本年九月開始，一九七五年會計年度則由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六月止，其餘七八月作爲「臨時特別會計部份」處理。)

基上分析，我們有理由相信，埃及及爲長遠計，終將脫離共黨勢力的影響



，而加強其與西方國家的結合。

註①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4, 1976.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30, 1976 By Thomas W. Lippman

註②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April 19, 1976.

註③ The Arab world weekly, Beirut, Feb. 13, 1971.

註④ 「新華社」一九七四年十月廿四日

註⑤ The Arab World Weekly, Beirut, Feb. 13, 1971.

註⑥ Report from Beirut's Maxist "Al Horrya" Feb, 8, 1971.

註⑦ The Japan Times, May 3, 1976.

註⑧ Cairo, May 1, 1976 (AP)

註⑨ Cairo, May 4, (AP)

註⑩ Moscow, April 27, 1976 (Reuters)

註⑪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7, 1976 By Thomas Lippman from Cairo.

註⑫ Financial Times, London, March 25, 1976 By Helga

Graham in Aden and Riyadh.

註⑬ The Japan Times, May 9, 1976 By Jack Anderson.

註⑭ Washington, March 28, 1976 (AP)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s.

註⑮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airo, March 8, 1976 (Reuter)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脫稿

## 共匪文教問題論集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汪學文著「共匪文教問題論集」，計收論文廿二篇，都二十五萬言。內容共分五個單元：第一個單元在說明共匪「教育革命」之實質，不僅強調教學以政治教育和生產勞動為中心，並揚言要「廢除一切舊教材」，以階級鬥爭為主課。本論集乃以此一單元為重心，收錄論文亦較多。第二個單元為共匪「史學革命」之真象，分析共匪清算歷代清官、否定重要歷史事實（如仁政），以及重要歷史人物、甚至企圖「改寫全部歷史」之陰謀。第三個單元指出共匪「文藝整風」之演變，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獄」。第四個單元分析共匪「文字改革」之陰謀，旨在廢棄漢字，毀滅傳統文化。第五個單元為共匪迫害知識份子（包括知識青年）之暴行，說明共匪對於知識份子一貫採取「又利用又鬥爭」政策，祇有利用，沒有信任、祇會鬥爭，不知善待。

本論集參考之資料，大都係共匪原始資料，目的在以事實來證明共匪割斷歷史、揚棄文學、廢除漢字、消滅文化之罪行。本論集不僅資料新穎而充實、分析透闢而正確、文字流暢而簡潔，且各個單元前後照顧，脈絡一貫，實為研究大陸問題之重要參考書，而熱愛中華文化者，更宜人手一冊，共研對策，為保衛我傳統文化而戰。（定價四十元）